

煉鉄炉旁

王太礼 著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十篇小小說。內容有反映人民公社优越性的，有反映大搞鋼鐵运动中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干劲的，有反映在劳动中所表現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風格的新人新事的。

這些小說文字精煉，人物性格比較突出，細節間充滿了樂觀的情緒，是一本比較优秀的通俗的文学讀物。

煉 鐵 爐 旁

王 太 礼 著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地方国营郑州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書店發行

*

豫总書号：1730

787×1092耗 1/32 · 1印張 · 22,600字

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86册

統一書号：T 10105·349

定价：(6)0.11元

目 录

二奶和二爷.....	(2)
煉鉄爐旁.....	(7)
小英不見了.....	(10)
砸鍋記.....	(13)
共产主义新人.....	(15)
文人改行.....	(18)
小姑去当和解員.....	(20)
午夜.....	(22)
五嬸.....	(24)
秋夜.....	(29)
后記.....	(31)

二奶和二爷

晚上，二奶端着煤油灯，在屋里张罗了一阵后，把煤油灯放在床前桌子上，盘腿坐在床上，给老伴二爷做棉鞋。她满面喜色，心里乐滋滋地想着：大半辈子，因脚小不能干重活，成天关在家里，除了做点针线，就是守着锅台磨道转，落个老无用。想不到，转了公社以后，我也能办大事啦。在幼儿园里，看管着几十个孩子，腾出来好多女劳力去地干活。我也成了有用的人啦。大家还选我是模范教养员。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叫兴公社，我就得当一辈子没出息人！她想到这里，抬头看看用图钉钉在床头墙壁上的一张模范奖状，差点笑出声来。

她看了看奖状，突然发现这分奖状一头高，一头低，怪不美观呢。她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摆治了一阵，往后挪挪身子，很仔细地看看，心里很满意，乐呵呵的又拿起活计做起来。

“吱哇”，屋门开了。她抬头一看，是生产队会计秀花和团支部委员俊英，她们笑咪咪地走进来。还没轮二奶答腔，秀花说：“二奶，你又搭黄昏做啥呀？”

“给您二爷做对棉鞋。”二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说：“坐下歇歇，孩子。”

“二奶，公社很快就要发棉鞋啦，你怎么还与二爷做哇？”俊英撈起二奶正在做的棉鞋。眨着一双机灵眼，调皮地说：

“啊！我明白啦，怕公社发的晚了冻着你的爱人，是吧？”

“死妮妮！死妮妮！一百老十啦，还说啥爱人哪！”二奶

的癆咀，一兜一兜地笑着。

“哪是那个意思，”秀花一本正經地說：“二奶的脾气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——我知道她是为公社打算哩。抽空子做对鞋，就省公社一对，不是嗎？”俊英的咀象个机关槍，“这才真正是爱社比己重的人呢！”沒等二奶和秀花答腔。她伸手拍着二奶的肩膀說：“二奶，干吧，干的好了，大家还会选你当爱社模范呢。甬管哪，到选模时，我一定投你一票。”

二奶一听俊英这番話，不禁晃动一下身子，乐呵呵的，觉得一股說不上来的光荣和幸福的滋味傳遍了周身。又偷偷的斜一眼那分獎狀，心里甜滋滋的，忙又收回眼光，笑了笑說：

“孩子，您兩来有啥事嗎？”

“当然有啦……”

秀花忙从口袋里掏出六塊錢，放在桌子上，打断俊英的話說：“二奶，咱不是实行了工資制了嗎，俺專来与你發工資呢。这是十一月分的，每人六塊。”

“往后机械化电气化了，更大丰收啦，就不是一个人六塊錢的問題，可能还要多。”俊英又补充說：“咱社还要办工厂呢，生产的东西多了，卖一部分，社員用一部分，到那时，你不想享福也不当家！”俊英向二奶扮个鬼臉，又同秀花搭夜登門上戶給社員發工資去了。

二奶把兩個姑娘送走回来后，拿着六塊錢，反着正着的看。她心里乐滋滋地想着：“呵，大半輩子啦，因家穷，手里沒見過錢。解放后，兴了合作化，虽然生活好了，可是錢嗎，总是不能到自己手里，买个針綫还得向老狗（指的二爷）要几次。轉了公社，不光吃得好，穿得暖，还發錢哩。怪不得党支書說公社是天堂呢，真是一点也不假！”喜得二奶直抿嘴笑。

她从针线筐里翻出来一个小布条，把钱裹起来，又用线缠了又缠。缠好后，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夹鞋袜样的纸夹里，又做起活来。

正做着活，灯里没油了，她忙从牆头上的小铁钉上，取下煤油瓶，添了半灯油。这时，她不禁讨厌起这个小煤油灯来了。她自言自语地骂道：“这个小气孙灯，多么不好哇！又髒又不明。真不胜城市用那电灯。”

她骂了一阵后，突然又想起公社建立发电站的事。公社正在大东干渠中游，建立水力发电站，计划到旧历年除夕全公社都用上电灯。电汽化啦，看有多么好哇！再不用这豆粒大的小煤油灯啦。她想着公社党委書記的話。党委書記說：修这个发电站，再加上安装費用，就得几十万塊錢。公社的积余，就得用上一大半。这样，就会影响全面建設。大家应把自己用不着的錢向公社投資……

二奶想：我这六塊錢，投了資不行嗎？轉了公社啦，在吃上吧，几天吃一回好哩，比解放前过新年吃得还好；在穿上吧，公社有做衣裳的机器，想穿啥做啥。在生活上，啥都不缺。我这六塊錢，沒有一点用处。一定投了資，这会就去，要跑到大家的前头，爭取再当个投資模范。她还想叫二爷那一份也投了資。但二爷的工資發了沒有？她不知道。这时她后悔起来，剛才忘記問問兩個姑娘啦。去，去問問他，也要叫他当个投資模范。想到这里，忙吹了灯，晃动着身子，朝牲口飼养室跑去了。

她走到牲口飼养室的門口，听見二爷正在屋里唱得有勁呢。唱的是豫北大梆戏：

毛主席是个紅太陽，
照得人心亮堂堂。

照得全国公社化，
我們再不受淒涼。

.....

二奶忙推開門走進去，笑着說：“老狗，你又高興啦？唱那麼大勁。”

二爺扭過身一看是自己的老伴，故意嚴肅地，揮着手，用台詞道白說：

夫人呀唉嘿夫人！
夫人不必奇怪，
你听丈夫道來——

.....

二奶的脣嘴一兜，“撲哧”一聲笑了，忙說：“噯呀呀，老狗呀！解放前連個話都說不上來，見天悻着臉，愁吃愁穿。現在一轉公社，全把你喜迷了！嘻！全是個孩子，又是編又是唱，變成個唱戲人啦，呵——”

二爺又給牲口添上几篩子草，扭過身子問：“老乞婆，黑天半夜的，你來做啥呀？”稍一停，沒等二奶答腔，忙說：“啊！我明白啦，你又想來過星期六了是不是？”

過星期六這個詞，轉了公社後，二奶才懂得是什麼意思。現在她一听老伴說這句話，忙伸手在二爺身上打一巴掌，她差點把肚子笑破。

二奶最後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二爺，二爺一听，咀連着撇几撇，說：“唉呀！我沒想到現在你還是個老財迷呀！”

這句話，使二奶摸不着頭腦。明明是全心全意為公社打算呢，咋偏要說我是個財迷呀？二奶惟恐二爺听錯了，於是，忙又從頭到尾的向二爺說了一遍。

“我听清啦，我一点不聾。”二爺揮着手說。



“那你这话是咋说的呀？……”刹时，二奶和他争辩起来。

二爷带着批评口气说：“老乞丐你听！刚才不多大会，生产队长来与我送工资，我想：吃，公社食堂啥都有；穿，更甭提。想穿啥，只要说一声，不几天公社缝衣厂就会做出来。这要钱有啥用？难道你想当个大地主，去剥削人！”

“这些我都知道，还用你说。”二奶焦急地说：“我就是来与你商量咧，看看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二爷抓一把嘴唇说：“我根本就沒要，叫队长原数拿回去啦。我对队长说：‘这六块钱我不是投资，是捐献。从今后吗！我这分工资要取消！’过社会主义吗，只要把

国家把公社建設好，就是咱的福气。我这一点小劳动，还要什么工資！为国家南杀北战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他們是为的啥，还不是为了建設共产主义？……”

二奶一听，自己已經落后了，心里很着急，臉紅通通的，二話沒說，晃动着身子走了。

二爷忙赶到門口，大声說：“唉！老乞婆，你往哪里去呀？”

“办——办公——室。”二奶連头也沒扭。

“去做啥？”二爷往前赶一步。

“赶你——超过你——”这时，二奶走得更快。

“哈哈！噫呀！人老心不老，一听说落了后，急的赶紧跑。老乞婆，你就是坐着飞机去，保險——哈哈，你难得第一名了！”二爷看着二奶的身影，笑得沒了眼。

1958年11月18日

煉 鐵 爐 旁

来自农村的十二个女高小畢業生，在鋼鐵前綫組成一个徐建春煉鐵爐。

半夜。再停一个鐘头就要出鉄了。鉄的产量高低，單看这一个鐘头的風力足不足。于是，十二个姑娘都双手紧握着風摆把，扇个不停。

一个鐘头过去了，个个人的衣服被汗水浸得如水澆。

技术員小巧說：“歇歇吧，再停三十分鐘就要出鉄了。”大家就圍个小圈圈休息起来。

剛停住，一个名叫春花的姑娘尖叫一声：“唉呀！可疼死我啦！”

“怎么——怎么啦？”大家馬上把她圍起来。一看，原来她手上磨了好多血泡泡，眼里噙着泪，嘴角含着笑。

小明笑着說：“到底是疼呀是不疼，連哭帶笑。”

“不疼能說疼！”

“疼得好受吧？要不为啥还笑哇！”不知是哪个姑娘这么尖叫了一声，惹得哄場大笑。

“您別笑，我是不能干啦，得挂病号。”春花向大家伸着兩只手，“您看看。”沒等大家答腔又說：“我要知道这样艰苦，說啥我也不报名来煉鉄！”

她姐春梅批評說：“就你的肉是肉！……”

“那当然啦！您都十七大八啦，俺才十四五岁，俺这沒多做过活的嫩手皮能和您那老成手皮一样！要是您的手皮爛了吧，哼！恐怕比俺吵得更欢！”

春梅大声說：“叫她看看！”刹时，二十多只手伸到春花的臉前。

春花一看，惊叫了一声，“您的手也磨破了？”

“哪个都不比你的少！”大家異口同声地笑着說：“就連县委王書記都和咱一样干。他自到厂以来，不但响响参加劳动，并且还計劃、开会、布置、檢查工作。不管白天黑夜，沒安稳地睡过一个鐘头，熬得兩個眼睛血紅。”春梅看看大家，对春花說：“他前几天到矿石工地，除了趁空开会、布置檢查工作、与民工个别談話外，夜里还参加砸矿石，白天从山上往外背矿石……”

她說到这里，小明把話接过来，“唉呀！他的肩膀都被磨腫了，脚被磨得流血……”

“啊！他也是那样干哪？”春花瞪着惊奇的眼。

“你当呢！”

春花稚气地说：“真怪！您这一说我的手又不痛啦！”

“你真称起一个滑稽鬼！”

出铁的时间到了，大家叫春花歇歇，春花说：“使死我也得干。我和县委書記竞赛！”

刹时，十二个姑娘都拿起挖土方爐出铁的工具紧张地干起来，爐火把她们的臉熏得象熟透了的苹果。

“女同学，来，叫我替你干。”

春花扭头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人向她要铁锹。这个人是个高粗身材，黑圆胖臉，臉面胡二指長，穿身又破又髒的衣服。

春花忙说：“你这个人咋这样奇怪！我正干得有勁怎么叫你替我！”



“我从这里过，看看你那臉被火熏得怪难受……”

“熏死我也不叫你替！俺的县委書記都豁着命干，我与他竞赛。走你的吧！”春花用力把鉄鉞扭过来。

爐旁的姑娘們再也憋不住了，都噗一声笑了。个个笑得滿眼流泪，說：“春花，你知道他是誰？”

“他是誰？”

“这就是你与他竞赛的王書記。”

“啊——他——”春花的两个眼睛盯着王書記的臉，半句話也沒有了。

王書記笑着夸奖春花，天真、干劲大，春花听了羞得臉上直冒热气，不敢抬头。

王書記又鼓励了大家，最后說：“您們都是鋼鉄战綫上的女英雄，干吧，我还去搞我的試驗爐。”

王書記笑着走了，春花出口長气，調皮地用手打一下自己的嘴唇說：“你这个嘴！你这个嘴，为啥这样快口！”惹得大家几乎笑破了肚皮。

小 英 不 見 了

这件事發生在滑县紅光农業社；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的夜間。

半夜，老春奶奶一觉醒来翻个身，發現床那头睡的孙女小英不見了。她叫了兩声没人应，心說：“她一定是去解手。瞌睡真大，孩子起床都不知道。”

停了一大会，不見小英回来。又大声叫，仍不听答应。

“她往哪去了？……”她走下床，自言自語地往廁所去了。

到廁所一看，小英不在。她非常驚慌着急，心里突突地直跳，連衣服也沒顧穿好，便朝街上跑去了。

老春奶这样驚慌着急是有原因的。她的儿子和媳妇都在汉口工作，孙子孙女也都在那里上学。她和自己的老伴老春爷在家里过活。去冬，老春爷病故，儿子和媳妇都来信要她搬到汉口去住。她給儿子和媳妇回信說：“家里有吃有穿，并且正在大躍进，人人都忙得脚不沾地，我不能到那里去閑住。您放心吧，不要挂念我……”儿子和媳妇一看信很喜欢，随卽又給母亲回了封信，称赞她是大躍进中的佘太君。老春奶一見信，喜得合不上咀唇。

麦前，老春奶年輕时給地主种地使伤了的胳膊疼病又犯了，社支書派專人侍奉她。她覺得大躍进这么忙，自己不能干活吧，还耽誤別人也不能干活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就給儿子去了封信，叫孙女小英轉到自己村上念書，对自己也有些照应。儿子和媳妇很同意，觉得这样又給自己女儿一个下乡劳动鍛煉的机会，随卽給小英买了張火車票，讓小英回来了。她是今天剛到家，入地兩生，年齡又小，忽然半夜不見了，这不能不使老春奶着急、惊慌和奇怪。

老春奶东家找，沒有；西家問，不見；全村几乎找个遍，誰也不知道。这更使老春奶心神焦乱，从小染在腦子里的妖邪古怪不幸的神話故事立时塞滿了心头，于是头上的汗珠接二连三往下淌。

最后，王喜大娘給老春奶出了个主意，說：“她是不是跟着大人去地里了？你去地里找找吧！”“回来不到一晌，个个臉生面不熟；再說又是在城里長大的孩子，絕不会去。就是去，她也一定会对我說一声。”她越想越不可能是去地，但是別处

找不着，也只有去地看一看了。

老春奶到地里問了几个地方，都說沒有見。不幸的影子在她头腦里掙来掙去，她僵在一条大路旁，差点儿哭出声来。

最后，她来到正在插秧的稻田里，一問，老社員七大爷說在这里。“噯呀！她真的在这！”这时她心里塞的那塊磚头才“噗通”一声墜下来。

果然，小英正在明如白晝的汽灯光下插稻秧，衣袖捋过肘，褲腿卷过膝盖，俯着头，一双小辮在腦后舞动着，嘴里还哼着什么，干得挺有勁。

老春奶站在稻田埂上大声的喊，在边上插秧的几个社員听見了，忙告訴小英。小英直起腰杆，扭过臉笑着說：“奶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你可把我吓死了！”老春奶又喜又气又帶埋怨地說，“你咋不吭一声？”

“嘻嘻！”小英笑得沒了眼，“怕你不叫我来。”

“你咋知道在这栽秧？”

“是玉梅姐告訴我的。吃过晚飯，俺倆說話时，她說这里种水稻。我一听说北方也能种水稻，心里很奇怪，就想和她一塊去插。她說先叫我休息一下，和她一塊去干第二班。嘻嘻，你瞌睡真大，玉梅姐叫我你都不知道……”小英的嘴象机关槍嘟嘟地說着，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气地看着奶奶。

“你会种这？”

“我？哈！在汉口我們常去郊区帮助农業社干这个活，怎么会！”小英用脚豁一下水，神色自豪地說。

“噯呀！老春奶隔着門縫瞧人——把人都看扁了！”年輕的女隊長新芳指着小英說，“別看她小，干活可不少，比我干得又快又好；她还教俺們，不愧是从南方来的，真称得上一个

又紅又專的小專家。”

老春奶听了夸奖小英的这番話，心里乐滋滋的，覺得自己也很光荣，抿嘴笑了笑，疼爱地說：“坐了兩天一夜火車，又步行十五里，不累嗎？”

“哪里累呀！”小英喜笑顏开地說，“奶，你沒学总路綫嗎？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。”

“我怎么沒学。”

小英沒等奶奶說完又說：“奶，那你回去吧！俺到天明吃早飯时再回去呢。任务大，時間短，人力不足，必須得連明帶夜的干。”

“我还干哩！就是不回，你……”老春奶忘了胳膊的疼痛。

“奶，来！我教教你，就是这样！对，这才叫力爭上游呢！”

老春奶覺得小英真是個順气丸，噗哧一声笑了！“小东西呀，你真会說……”一言未了，稻田里响起一陣哄笑。

砸 鍋 記

老会爷这两天忙得馬不定蹄。不是劈劈柴，就是挖土坑，不就是找整磚……連飯都顧不得吃。

他的老伴老会奶，看着他这異常动作很奇怪，就問他这是干什么。老会爷头也不抬的說：“娘們家不懂得，干你的活去吧！”

太陽落下山去，老会奶翻地回来一看，院子当中挖那么个

斗盆大一尺多深的小坑坑，用磚套砌得溜圓，用旧缸底把坑口北边盖住大半个，缸底上鑽个小孔，圍着小孔用磚朝北壘个空溝，大風匣的出風嘴，紧对着小洞口。坑口的南边少半个正中，留着南北半尺寬長方形的朝天口，圍着方口朝上壘起个小烟囱。但烟囱的南边有少半截沒有壘，象是从这往里裝什么东西。旁边堆着劈好的一大堆劈柴，还放着鉄棍、鉄錘、打鉄用的砧……

老会奶正看得出神，老会爷匆忙的从屋里拱出来，渾身灰塵、蜘蛛網，象过年剛打扫过廚房模样。他一手提一籃碎石，一手提了一个鉄鍋。走到砧旁，放下籃子，用力把鍋往砧上一摔，“咣啣”！鉄片四飞。

“唉呀！我还打算叫幸福院用啊！你咋这样破家無貴！”老会奶急得双手拍着大腿。

“我是破家有貴！”老会爷用鉄錘在砧上砸着碎鍋片。

老会奶想了一下忙說：“啊！你是想卖碎鉄呀？”

夜里一点多，老会奶从床上起来一看；老会爷赤着脊梁和幸福院里的几个老人，正在呼塌呼塌拉風匣。从小烟囱里飞出的火花，照得滿院子紅亮。一会，老会爷撈起鉄棍，插到爐子里用勁攪了几攪，弄出碗大的一塊紅鉄蛋。匆忙的放在砧上，另两个老年人撈起鉄錘，很紧张地錘了一陣，又放水盆里，嘩嘩啦啦發出响声。

“啊！”老会奶很惊奇，“……怎么又化成鉄呀？”

“鋼——收購碎鉄就是要煉成这，支援机械化，造出大炮解放台灣！”

“快！”老会奶喜得几乎跳起来，“快去向社干报喜，……社里收購那碎鉄甬叫往县上送啦……”几个老年人很同意，但老会爷却說：“甬慌！現在干部都很忙，咱先煉一夜，明天一

早再向干部报喜……不仅咱社，要叫全县全国都要自己煉。这样少費国家的錢，又煉的快……”

“这对国家貢獻有多么大呀！你这老头真是怪，你要早說是弄这咧，我可不帮你干！”老会奶把衣裳一掄，下手干起来。

爐火照得当院比白天还亮，照得几个老年人的臉閃放着緊張幸福的紅光……

共 产 主 义 新 人

今天公社二大队，連夜突击拔花柴，因此晚飯吃得比平常早一些。太陽还没有落山，社員們就吃罢飯上晌去了。食堂三个女炊事員，收拾食具后，兩個人和着面，文成嫂自己担着两个高系蘿头，去村头的菜地里拔菜。

她一会拔了一大堆，足有二百多斤。这时天色已經变成深灰，快要黑了，她忙把菜裝好，担着担子，大踏步的往家里走。

她走完菜地，看見地头路旁蹲着兩個人。一个男的，有二十四五岁，双手捧着肚子；一个女的，有二十上下，俯着身子，和男的在說話。旁边放着两个大行李，还有兩大捆木棍和別的东西。她正想問，那个女的神色慌忙地叫她：“大嫂，这里离县还有多远？”文成嫂放下担子，說：“三十五里。”

原来他們兩人是測量隊員。女的叫李嵐鳳，男的叫孙武斌。他們同队的隊員，因另有任务，前三天就回县了，剩四天的任务，叫他倆干，今天上午还没干完，县里就来了紧急电